

▲梁羽生被譽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。

在大公報「福地」收穫愛情

以俠勝武 隱士風範

大公之友 無盡懷念

在《大公報》，梁羽生度過三十多年的辦報生涯，他也把這裏視為自己的福地。在這裏，他不僅開啟對「武」與「俠」的文化追尋，還收穫一份忠貞不渝的愛情。

1956年，《大公報》副總編李宗瀛對才華橫溢的梁羽生頗為器重，看他尚且孤身一人，便將其太太的侄女林萃如介紹給他。

梁羽生和林萃如很投緣，兩人很快正式交往。從相識到結婚，中間只有九個月的時間。1957年4月，《江湖三女俠》見諸《大公報》報端，梁羽生則開始忙著籌備婚禮，婚期定在當年的國際勞動節。

《大公報》社長費彝民十分喜歡梁羽生這位青年才俊。他聽說了這個消息之後，即吩咐梁羽生道：「得知你們要結婚，我很高興。我家的房子寬大，你們的婚禮就在我家舉行，我來當你們的主持人。」

5月1日晚上，梁羽生和林萃如來到了費家大客廳，舉行結婚簽字儀式，費彝民親自主婚。其嘉賓不

僅包括《大公報》的全體職員，更有香港新聞界的許多名流。因為賓客太多，爾後便去餐館繼續婚宴，共設酒席十五桌，赴宴者達一百五十餘人，除卻男女雙方的親朋好友，尚有許多梁羽生小說的讀者。

這段才子佳人的姻緣，一時引發轟動，傳為佳話。梁羽生晚年亦稱自己的感情：「很醇，培養了幾十年，好似茶香一點點滲出來，不是酒。」

在梁羽生和金庸開啟一代武俠新風之後，1966年，香港《海光文藝》上發表過一篇署名佟碩之的《金庸梁羽生合論》，文中云：「開風氣也，梁羽生，發揚光大者，金庸。」

佟碩之者，梁羽生也。文章分析，「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（中國式）的，而金庸則是現代的『洋才子』。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（包括詩詞、小說、歷史等等）的影響較深，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（包括電影）的影響則較重。」

這種持平公允的評價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。文學評論界認為，梁羽生摒棄了舊派武俠小說一味追求復仇與嗜殺的傾向，將俠行建立在正義、尊嚴、愛民的基礎上，提出「以俠勝武」的理念。至於「俠是什麼」？梁羽生曾以十六個字精闢論述——俠骨文心，雲霄一羽，孤懷統攬，滄海平生。

除了武俠小說，梁羽生平生還有兩大雅興：詩詞與棋藝。在其隨筆集《筆花六照》中，梁自謙道，作品中的「詞是但憑興之所至，胡

亂填的」，卻得到以《滄海樓詞》聞名於世的劉伯端（景唐）的讚賞，可見其古典詩詞功底之深。他對象棋也十分痴迷，曾以「陳魯」為筆名在《大公報》上撰寫棋評專欄，既鉤沉中國之棋術傳統，又點評棋壇諸位豪傑，文筆詼諧老道，大家風範卓然，讓一眾棋迷讀罷拍案叫絕。

梁羽生曾在接受採訪時自稱「隱士」，也曾為自己撰寫過一副對聯：俠骨文心笑看雲霄飄一羽，孤懷統攬曾經滄海慨平生。聯中細數了多部膾炙人口的代表作，又嵌入了「文統」、「羽生」兩個名字，彰顯其磅礴豪邁之性情、儒雅淡泊之品性。

梁羽生與金庸這兩位「新武俠宗師」，更是在《大公報》時期結下了綿延終生的情誼。2009年1月22日，梁羽生在悉尼逝世，享年八十五歲。金庸先生專門託人送去了輓聯，痛悼好友，遙寄哀思。

詞聯謎，或論神話武俠、劇影歌舞，總之，古今中外，無所不談，而篇篇自成格局，每多神來之筆。《三劍樓隨筆》專欄雖只開設了不足百日，卻展現了「三劍客」交會互放的光芒，他們瀟灑、雋永的散文佳作，為「三劍樓」增輝添色，更為新武俠留下一段歷史見證。

梁羽生與金庸這兩位「新武俠宗師」，更是在《大公報》時期結下了綿延終生的情誼。2009年1月22日，梁羽生在悉尼逝世，享年八十五歲。金庸先生專門託人送去了輓聯，痛悼好友，遙寄哀思。



▲梁羽生（前右二）與夫人林萃如（前右三）結婚時和親友合影。

梁羽生與金庸這兩位「新武俠宗師」，更是在《大公報》時期結下了綿延終生的情誼。2009年1月22日，梁羽生在悉尼逝世，享年八十五歲。金庸先生專門託人送去了輓聯，痛悼好友，遙寄哀思。

梁羽生與金庸這兩位「新武俠宗師」，更是在《大公報》時期結下了綿延終生的情誼。2009年1月22日，梁羽生在悉尼逝世，享年八十五歲。金庸先生專門託人送去了輓聯，痛悼好友，遙寄哀思。



▲梁羽生（右）與金庸惺惺相惜。

梁羽生與金庸這兩位「新武俠宗師」，更是在《大公報》時期結下了綿延終生的情誼。2009年1月22日，梁羽生在悉尼逝世，享年八十五歲。金庸先生專門託人送去了輓聯，痛悼好友，遙寄哀思。

梁羽生與金庸這兩位「新武俠宗師」，更是在《大公報》時期結下了綿延終生的情誼。2009年1月22日，梁羽生在悉尼逝世，享年八十五歲。金庸先生專門託人送去了輓聯，痛悼好友，遙寄哀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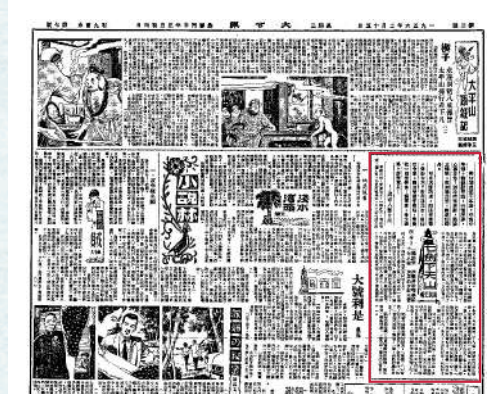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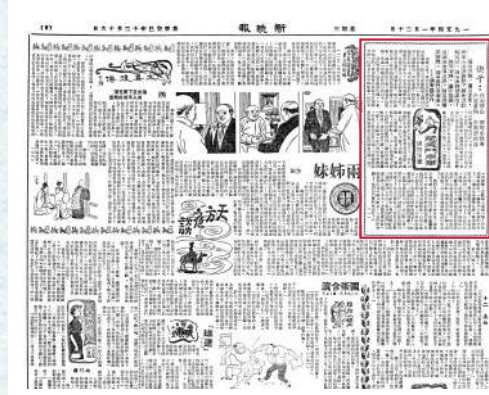
梁羽生與金庸這兩位「新武俠宗師」，更是在《大公報》時期結下了綿延終生的情誼。2009年1月22日，梁羽生在悉尼逝世，享年八十五歲。金庸先生專門託人送去了輓聯，痛悼好友，遙寄哀思。

細說梁羽生之大公報緣

結緣37載 開新派武俠小說風氣之先

「弱水萍飄，蓮台葉聚，卅年心事憑誰訴？劍光刀影燭搖紅，禪心未許沾泥絮。絳草凝珠，曇花隔霧，江湖兒女緣多悟，前塵回首不勝情，龍爭虎鬥京華暮。」1954年，武俠小說《龍虎門京華》的這段卷首語在《新晚報》上刊登，讓「梁羽生」這個名字開始進入讀者視野。

誰也不曾想到，一篇應景而為的無心之作，從此引發全世界華人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武俠情結，締造出年齡跨界最寬、讀者數量最廣的閱讀奇跡，讓華語世界從此有了「成人的童話」。而自那之後，世人只知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「梁羽生」，而大多不識其真實姓名「陳文統」。



▲1954年1月20日，《新晚報》連載梁羽生的《龍虎門京華》。

▲1956年2月15日，《大公報》連載梁羽生的《七劍下天山》。

本名陳文統的梁羽生1924年3月生於廣西梧州蒙山縣一戶書香門第，他自小熟讀古文、擅作對聯，喜歡填詞弄賦，後考入嶺南大學國際經濟專業。

1949年夏天，經嶺南大學校長介紹，陳文統前往香港《大公報》應聘。主考官是與他同齡的查良鏞，即後來的金庸，當時的他《大公報》國際版的翻譯。

半年破格成為社評委員會成員

入職後，陳文統負責翻譯國外通訊社發來的英文電訊稿件。

當年年底，陳文統由編譯組調往副刊科任職編輯，接管「文綜」、「學習」等周刊版面。半年之後，又破格成為《大公報》社評委員會成員。

1950年底，《新晚報》創刊。出於對陳文統和查良鏞文筆的欣賞，《新晚報》將他倆延攬到了手下，分別負責小說版面「天方夜譚」和綜合版面「下午茶座」。

1952年10月，陳文統在「下午茶座」上開闢他的第一個專欄「茶座文談」。1953年初，查良鏞被調回《大公報》負責「大公園」，「下午茶座」由陳文統接管。同年3月，《新晚報》開闢「李夫人信箱」，專為讀者解答「戀愛、婚姻、家庭、交友」之類的情感問題，也交由陳文統主持。

當時陳文統以不同筆名，化身多個性格各異的人物，見諸報端——博通文藝、風趣幽默的「馮瑜寧」，諳熟史籍、立場鮮明的「梁慧如」，親切賢惠、生活經驗豐富的「李夫人」——均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。

「趕鴨子上架」成就武俠傳奇

1954年，香港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相約到澳門比武。這在當時轟動一時，盛況空前。

擂台賽舉辦當天，《新晚報》發表一篇題為《太極拳一頁秘史》的特稿，介紹「吳氏太極」與「楊氏太極」之間的淵源。

「當讀者們讀到這篇東西的時候，也許正是澳門擂台上打得難分難解的時候呢……」這篇特稿作者署名「梁羽生」。這也是「梁羽生」這個筆名首次與讀者見面。2005年，陳文統曾在浸大演講時首度公開解釋筆名由來，指由於南北朝分「梁」先於「陳」，也是文人輩出時代，故取姓「梁」，結合台灣友人贈句「羽客傳奇，萬紙入勝；生公說法，千古通靈」

成名。《新晚報》原本每天下午兩三點出版，比武那天，待戰果揭曉後又趕印「號外」發售，結果被搶購一空。時任《新晚報》總編輯羅孚決定借勢推出一部長篇武俠小說，在報上連載。這一任務交給了梁羽生。

梁羽生起初有些顧慮。一方面，他身兼編輯和作者；另一方面，他從未寫過小說，第一部小說卻要以武俠為題材。

「初時我一直在推，被羅孚說服之後，也還要求多考慮幾天，但第二天預告就見了報，我也就只好『只醞釀一天』，就如北方俗話說的『趕鴨子上架』了。」梁羽生回憶道。

1954年1月19日，比武結束後的第三天，《新晚報》就在頭版顯著位置宣布將連載武俠小說：「自吳、陳拳賽以來，港澳人士莫不議論紛紛，街頭巷尾，一片拳經。本報為增加讀者興趣，明天起將刊載梁羽生先生的武俠小說《龍虎門京華》。……故事緊張異常，敬希讀者留意。」

一紙風行奠定新派武俠基石

預告刊出後的第二天，1954年1月20日，《龍虎門京華》如約發表。第一篇「楔子」，梁羽生以長者口吻自述：「筆者雖非武林中人，少年時也曾浪跡江湖，耳聞目睹過一些武林爭雄之事，至今垂垂暮矣，回想起來，尚不勝感慨之至。恰好編者要我將耳聞目睹之事，寫成一部武俠小說，遂也東施效顰，先填一首『踏莎行』詞以作引子。」

未曾料到的是，《龍虎門京華》開始刊登，便一紙風行，好評如潮，報紙銷量大增。

《龍虎門京華》在《新晚報》上連載半年多，共192期，奠定新派武俠之基石。「原打算寫完一部就輟筆，但讀者反應熱烈，報館不肯放人。」梁羽生只好續寫姊妹篇《草莽龍蛇傳》，從此走上武俠小說創作的道路。

就這樣，聲名日隆的梁羽生寫了整整三十年，創作武俠小說三十五部，一百六十冊，一千多萬字，著作之豐，令後人驚嘆。

「我本來是從事文史工作的，以偶然的因緣，寫上武俠小說，不知不覺，在刀光劍影之中，已是浪費了將近三十年的光陰。」1980年3月，梁羽生嘆道。四年後，他宣布「封刀」，退隱江湖。



▲梁羽生第一部武俠小說《龍虎門京華》。



▲梁羽生作品《七劍下天山》。